

荷兰热销57万册的现象级儿童文学作品

Dummie de mummie

绷带小子达米



消失的金甲虫

[荷] 托斯卡·门坦 / 著

[荷] 艾莉·希斯 / 绘

谢群 么文浩 / 译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Dummie de mummie

绷带小子达米

en de gouden Scarabee



消失的金甲虫

[荷] 托斯卡·门坦 (Tosca Menten) / 著

[荷] 艾莉·希斯 (Elly Hees) / 绘

谢群 么文浩 / 译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著作权登记号: 皖登字12151531号

Nederlands
letterenfonds
dutch foundation
for literature

Dummie de mummie en de gouden Scarabee

by Tosca Menten, illustrated by Elly Hees

Text copyright © 2009 by Tosca Menten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by Elly Hees

© 2009 Van Goor/Uitgeverij Unieboek | Het Spectrum bv, The Netherlands

ALL RIGHTS RESERVED

The publisher gratefully acknowledges the support of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.

本书出版得到荷兰文学基金会的赞助, 特此致谢。

中文简体字版权归上海高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消失的金甲虫/(荷)门坦著;谢群, 么文浩译;一合肥: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

2016.4

(绷带小子达米系列)

ISBN 978-7-5397-8776-3

I. ①消… II. ①门… ②谢… ③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荷兰—现代

IV. ①I563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4818号

BENGDAI XIAOZI DAMI XILIE

绷带小子达米系列

XIAOSHI DE JIN JIACHONG

消失的金甲虫

[荷]托斯卡·门坦/著

[荷]艾莉·希斯/绘

谢群 么文浩/译

出版人:张克文

策划:何军民

责任编辑:宋丽玲

责任校对:武军

特约编辑:宣慧敏 沈睿

责任印制:田航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1984@163.com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ahsecbs>

腾讯官方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anhuisaonianer> (QQ: 2202426653)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63533532 (办公室) 63533524 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635mm × 900mm 1/16

印张: 15.5

字数: 147千字

版次: 2016年4月第1版

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8776-3

定价: 22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引子...

001

第 1 章 小木乃伊达米...

012

第 2 章 不寻常的周末...

045

第 3 章 达米想念爸爸妈妈...

077

第 4 章 达米要上学啦...

090

第 5 章 惊险的学校生活...

115

第 6 章 金甲虫不见了...

172

第 7 章 谁是小偷? ...

200

第 8 章 调虎离山...

215

第 9 章 回归正常...

233

引子

埃及

法老阿肯那吞一世登基后的第二年

王宫里静悄悄的。

是一种让人心里发慌的静寂，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

达维西·阿拉托·萨玛克·敏卡·以沙克·艾波米是一个九岁的男孩。他是法老阿肯那吞一世与爱妻恩尼西丝的宝贝儿子。此刻，达维西正躺在床上，虽身处王宫最凉爽的一间屋子，但他仍感到全身发烫，好像置身于熊熊燃烧的炭火之上。

有仆人在给他扇扇子，但他没感到一点凉意，还有人在不停地给他喂水，但也不管用。无论什么方法都不能让他的高烧退去。

达维西的父亲和母亲分坐在儿子床头的左右两边，他们在悄悄说着什么。

海朴塞索——王宫大祭司走进屋子，他也在悄悄说着什么。每个人走动时都蹑手蹑脚，每个人说话时都轻声细语。

随着全身温度越来越高，达维西感到四周变得越来越寂静。

突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。“我这是要走了吗？”他不安地问。

“是的，你必须得走了，孩子。”法老回答道。

“现在吗？但我还不想离开这里。”达维西着急地说，“那，你会和我一起去吗？”

法老摇摇头。

“可是，小孩子是不能一个人去旅行的，对吗？”

“不是你一个人，”法老说，“姆卡塔加拉的金甲虫会陪伴你，它会一路保护你的。”

金甲虫？达维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难道是爸爸王冠上的那只金色的圣甲虫吗？爸爸不是告诉他说它是守护整个王国的圣物吗？难道全国最有法力的金甲虫真要和他一起去了吗？可是，达维西不想要那只甲虫，他只想留下来。

“那，你们怎么办呢？”过了一会儿，达维西关切地问母亲。

“我们会想你的。”母亲低声说。

“那管用吗？”达维西问道。

“会管用的，”母亲说，“现在，你睡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小达维西勇敢地回答。

这就是他最后的遗言。他在高烧中昏睡过去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法老和妻子成了全埃及最伤心的父母。他们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号啕大哭，直到眼泪流干。



然后，法老召来海朴塞索大祭司。他将可怜的男孩用药水浸泡70天之后，再用亚麻布制成的绷带将他的身体包裹起来。这样，达维西就做好了去另一个世界的准备。

法老从自己的王冠上摘下金甲虫，把它挂在一条细小的铁链上。

“海朴塞索，把金甲虫给他戴上。”他吩咐说。

大祭司惊呆了，他不敢相信地看着法老。

“把它给我的孩子，然后施咒。这是我答应过他的。这就是我的心愿——把金甲虫送给我最心爱的儿子。”

大祭司小心翼翼地把这神奇的护身符挂在达维西的脖子上，并把它塞进包裹他的绷带里。

“施咒吧。”法老下令道。

于是，大祭司开始念咒语。他对着雕刻着精美花纹的石头棺材，口里叽叽咕咕、连续不断地念了二十四个小时。最后，他把一本小书塞进了达维西身上的绷带里。接着，他说道：“我已经做完了我能做的一切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就安安静静地把他埋葬吧。”法老下令说。

十二个抬棺人将沉重的石棺抬进了一个小小的墓地。在墓穴墙壁上，石匠刻下了名字：

达维西

阿拉托

萨玛克

敏卡

以沙克

艾波米

“一路平安，”法老轻声说道，“愿金甲虫保佑你，我的孩子。”

之后，抬棺人封闭了墓穴的大门。永别了，每个人心里都这么想。

荷兰

公元二十一世纪

鲁迪·万·豪顿正开着卡车行驶在路上。车外的天气很冷，但车内的鲁迪却觉得很暖和。鲁迪看上去就像熊一般魁





梧，头顶一团卷发，脖子粗壮，一只胳膊上还刺着火龙的文身。凡是活的东西，他都不放在眼里，但一说到死的东西，他就怕得要命。现在，他正驶向格比博物馆，车上载着三具木乃伊。按照他老板之前的说法，这只不过是加个小班。但如果鲁迪提前知道了加班的内容，估计他永远都不会答应的。

现在，距离格比博物馆只剩下一个小时的路程了。但对于鲁迪来说，开着一辆载有三具木乃伊的卡车，一个小时就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鲁迪听到卡车的发动机发出嗡嗡的响声，同时竖起了另一只耳朵，捕捉着从身后传来的可疑声响。

车开了大概五分钟不到，天就开始下起雨来。这雨可真不小，就像是从天上一桶又一桶地向下泼水一般。鲁迪惊恐地盯着窗外，却什么也看不清。然后，天空中传来了雷鸣。

就在鲁迪驶入高速公路时，第一声炸雷劈开了天空。



紧接着，狂风暴雨铺天盖地地袭来。“这可真是老天爷送给我的好‘礼物’呀，”鲁迪不快地嘟囔道，“我大概要带着车厢里那些可怕的玩意一起撞死了。”

鲁迪把雨刷的速度调到最快，然后斜眼看着车外轰鸣的闪电，骂道：“这地狱的毒牙！”

当鲁迪第十次骂道“这地狱的毒牙”时，一道闪电自天而降，击中了卡车。

只听啪的一声巨响，鲁迪眼前一白，接下来几秒，他什么都看不到了。车子撞到了高速公路的防护栏上，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，擦出的火星如雨点一般溅在鲁迪左边的玻璃上。紧接着，卡车冲出高架桥，四轮朝天地翻倒了。鲁迪用尽力气尖叫着：“天哪！救命啊！啊啊啊啊！”在尖叫声中，鲁迪和车子一起翻滚着，直到撞上了附近唯一的一棵树，这才连人带车停了下来。

“哎呀，我的妈呀！”当一切恢复平静后，鲁迪低声叹了口气，小心地活动了几下胳膊和腿，貌似没有受伤。鲁迪笨手笨脚地摸索着，爬出了被撞得不成样子的驾驶室，吃力地踩在地上。然后，他环视周围：卡车基本上被撞成了废铁，满地都是碎片残骸，地上还有两口大棺材。第三口棺材就在几米远的地方，棺材盖半开着。柴油从撞毁的油箱里汩汩地往外流。

鲁迪花了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。一棵高高的树、柴油，还有……去他的！赶紧撤！鲁迪的脚有了知觉，他马上踉踉跄跄



地跑了起来。

可是，就在眼角无意间瞥到的地方，鲁迪突然看到有东西在动。他回过头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原来就在几米开外，有一只白色的胳膊正从泥沟里面伸出来。接着，出现了另一只胳膊。然后，出现了一颗脑袋！一个小小的白影儿出现了。鲁迪惊恐地瞪着这个骇人的怪物。

只见那个小白影儿站了起来，摇晃着走了几步，然后跌倒了，又马上用手撑着爬了起来。突然，小白影儿掉转身，直勾勾地盯着鲁迪。



鲁迪的心跳都快要停止了。他想：“赶紧撤！要不然就没命了！”但是，他的腿脚根本不听使唤。于是，他又想：“既然跑不掉，那就叫吧，拼命叫！吓吓他！”

“走！”鲁迪声嘶力竭地咆哮。

但是，那个白影儿仍待在原地不动。

“走！滚开！滚开！救命啊！”鲁迪没命地大喊着。

白影儿朝着鲁迪走了过来。

“呃！噉！哇！”鲁迪发出了动物般的嚎叫。

啪！

这时，又有一道闪电击中了那棵树。震耳欲聋的雷鸣声令大地都颤抖，就好像是刚被一群大象踏过一般。恍惚间，鲁迪看到眼前的那棵大树倒下了。忽然，他感到双腿又有了知觉。他跑了起来，跑得像风一样快。大树倒在卡车的残骸上，瞬间引燃了漏出的柴油。几秒钟后，整个卡车轰的一声爆炸了，引





发的气浪猛地把鲁迪掀翻在地。鲁迪沮丧地望着熊熊燃烧的烈火，接着又看看泥沟，但那个白影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消防队将火扑灭了。

还在下着倾盆大雨。两名警察正在询问鲁迪事故的情况。

个子较高的警察先问：“先生，您卡车里当时载着什么货物？”

“木乃伊！”鲁迪不快地回答，“三具木乃伊，还有石棺什么的。”

“真是不幸呀，”警察摇了摇头，说道，“好吧，至少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死人。”

“不，不是，其中有一个不是死人！”鲁迪脱口而出。

“还有活的？”警察又问。

“是的，一个小不点，”鲁迪说，“但他跑掉了！”

“啊哈！”高个子警察冲旁边的同事使了个眼色，假装很感兴趣地问，“那他朝哪个方向跑了？”

鲁迪用手指了指：“那……那个方向，好像是。”

两个警察假装做着笔录。

“别担心，先生，我们会抓住他的。”两个警察态度很友好地说。

高个子警察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这哥们的脑袋肯定是让雷给劈坏了。”

矮个子警察禁不住大笑：“要不就是被木乃伊把魂给勾走了。”

忽然，鲁迪也开始怀疑自己了。或许真的是因为车祸时头部受到撞击，他看到的只是幻觉。总之，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，鲁迪差点连命都丢了。从今往后，除了苹果，鲁迪这辈子再也不想运送别的货物了。

现在，达维西·阿拉托·萨玛克·敏卡·以沙克·艾波米正在雨中奔跑。

沙漠中的沙子哪儿去了？房子哪儿去了？集市上的货摊哪儿去了？王宫哪儿去了？他跑着，跌倒了，再爬起来，然后继续跑。他得离开那燃烧的大火；离开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；离开那个看到他像看到狮子一样惊慌失措、用手指着他的陌生人。

达维西回头望去，只见烈焰化作一团巨大的火球，半空中黑烟滚滚，有人在撕心裂肺地尖叫，烧得通红的车子发出噼噼啪啪的炸裂声。

这是不是地狱啊？

他跑啊跑啊，思绪渐渐清晰：我的名字是达维西·阿拉托·萨玛克·敏卡·以沙克·艾波米；我正在踏上一个旅程；海朴塞索；还有，金甲虫！

他停了下来，从胸口处的绷带下面摸出了那个金色的吊坠，用手牢牢握紧，然后聆听着。

从远处传来汽车的炸裂声。除此之外，他唯一能听到的就是自己的脉搏声。脉搏声？！他竟然听到了自己的脉搏声？！



他复活了！可现在他身在何处？他又将去哪里？
绝望中，达维西又开始奔跑。



第1章 小木乃伊达米



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儿都发生在了安格斯·伽斯特身上：他曾经坐潜水艇到北极旅行；他也曾中过彩票大奖；他是第一个年仅十岁就有幸去过火星的男孩；他因用脚趾演奏竖笛而闻名世界。但这些还不是全部。他还会和各种东西说话。比如他说：“刀子，为什么你不能把面包切好？”然后，刀子会开玩笑地回应道：“因为我现在没有心情切东西，我觉得今天我的刀刃不那么锋利。”这肯定是一个关于刀子的最好的笑话，每当想到这里，安格斯就会被自己逗得前俯后仰。还有一次，他和门吵了一架，因为门不愿关上；还有一次，他甚至和袜子斗嘴，因为袜子竟和他捉迷藏。

总之呢，安格斯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小男孩。至少，在他自己想象的世界中，他是最特别的。

但实际上，安格斯的生活再普通不过了。这是因为他住在波德丹镇——全国，也许是全世界最平淡无奇的镇子。生活在



波德丹的人们从来没经历过什么特别的事儿。

安格斯和爸爸尼克住在镇子边的一座旧房子里。说实话，他看起来就和住在波德丹的其他孩子一样普普通通。他头发的颜色是普普通通的棕色，眼睛是普普通通的蓝色，鼻子不高，下巴也不尖。对了，他的脸上长满了雀斑，但是班上的其他同学也长了雀斑。他干什么都不好不坏，不高不低。他并不讨厌谁，只是不喜欢班上的几个女生。当然，还包括菲珂小姐。不过，没人不讨厌她！

安格斯每天都要去上学，每门功课拿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分数。回到家只是做着普普通通的事情，比如看电视、玩游戏。有时候，他会做做饭，但也是被迫的，因为爸爸有时候太忙了。其实，安格斯不会做饭，他经常炒六个鸡蛋，然后和爸爸一起就着面包吃。

爸爸尼克·伽斯特是位艺术家，但是他画的画从来没有人买，小屋里摆满了他的作品。这也意味着尼克总是在家，可以